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3n1447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

唐 義淨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7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上

大唐三藏義淨奉　制譯

爾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婆索迦聚落，彼有長者名曰力軍，財如毘沙門天王，娶妻經久一無子息，便生愁念：「我今大富多有珍財，了無子息，一朝身死，以無後嗣，財物沒官。」親識知聞，咸來慰問：「何故如斯愁惱而住？」答曰：「我無男女，恐身死後財物入官，是故憂耳。」諸親報曰：「應可祈請神祇，當得男女。」即便答曰：「若如是者，我當求請。」為求子故，即便祈請大自在天、四大海神、毘沙門天、帝釋、梵王，諸天神等悉皆祈請求其男女，諸園林神、曠野等神、四衢道神、受祭神、同生神、同法神，常隨神等，悉皆求之。諸人見彼祈請眾神，尚無男女，咸作是言：「若求天神，得男女者，世間諸人，求者皆得，便滿千子，如轉輪王，等無有異。」然由三事現前，方有男女。云何為三？所為父母要有欲心和合一處、母月期至、中有現前，具此諸緣，方有子息。然彼長者，為求男女祈請不息。後於異時，有一薩埵餘處命終，遂便託娠於長者妻腹。有智女人善知五事。云何為五？一、知男子有染心無染心；二、知時知節；三、知得娠；四、知從彼男得娠；五、知是男女，若是男時胎在右邊，女在左邊。其長者妻既得娠已，生大歡喜，報其夫曰：「賢首！仁今知不？我已有子，今在右邊，必知是男。」長者聞已，甚大歡喜，便舉右手，仰面而笑，作如是語：「我於多時，祈請天神，求覓男女，助我家事，代我劬勞。我所不及，當為我作，子孫昌延，得長久住。我若死後，為我追福稱我名字，當願我父生於善處。」既知有子，即令安置在高樓上，任情遊戲，寒時進火，熱時招涼，飲食知時，宜食給與。六時相順者依時而進，悉皆如法。嚴身瓔珞，一如天女遊歡喜園，從床至床，從蹬至蹬，足不履地，又亦不令聞惡音聲。十月滿足，至欲生時，在於閏星下生。其子端正，令人樂見，耳上便有寶瑞，珠自然而出。其父告左右曰：「汝可喚別寶之人。」既喚來已，告言：「此寶價直幾許？」答曰：「無能作價；常法無價之寶，皆作一俱胝金錢而准。」是時其子生來，已經三七日，集諸眷屬，建立名號。爾時親屬共相議曰：「欲立何名？」諸親共言：「此是閏星中生，復有寶耳瑞珠莊嚴其耳，此寶價直俱胝。為斯事故。孩子可名曰閏俱胝耳。」當生之日，長者家內，婢生二子，一名曰奴，二名擁護。長者即令乳養，置八乳母看之：二

常懷抱、二常乳食、二人洗浴、二常共遊戲作樂。此八孀母日夜供侍，常以乳酪酥及醍醐勝妙甘美飲食供給，如蓮在水，速能長大。既長成已，即教學藝，先學文字算數，及知物價，別衣別木，別寶別象，別男別女，如是八種，悉皆明了。其父便為造三種堂室，謂冬、夏、秋。復作三種園苑，三種宮殿，上、中、下別。聞俱胝耳共諸婇女，往詣閣上遊戲。力軍長者，所有家事農業耕墾，皆悉自作。其子見父自為農業墾耕之作，告其父曰：「云何躬自執作？」長者告曰：「我往亦如汝在閣上遊戲快樂，其樂不久便盡。」子白父言：「若如是者，當賜處分，我應入海採寶。」父曰：「如人所食麻米五穀，汝所食寶我亦能辦。我之財物，終不少乏，汝何用入海？」子便三請，復白父言：「願賜處分，放我入海。」其父不隨所請，子復白言：「許我入海。」父知子意決定不移，即放令去。是時長者於聚落中，搖鈴宣告：「在此居住之人願聞，我子今欲入海採寶。若有人去者，在路無課，亦不輸脚，及無差科，當自辦財物。」時有五百商人，各辦米糧。于時婆羅仙長者，請五百商人，家中設食已，告諸商人曰：「如我愛子，亦如汝子。若作不善無利益事，當須勸諫，勿令作惡。」時諸商人，並皆敬諾，又告子曰：「汝聞我語，皆應奉行，若商人有教，亦如我言。莫在前行，亦莫在後。何以故？或有強賊、或有力弱。其勇健者，在商人前來；然力弱者，從後而來。若商主被損，商眾總損。」子聞其父說此語已，父又喚彼家生二奴：「汝等當聽！汝之二人，不得一人輒離我子。」二奴啟曰：「誠如聖言！誠如聖言！」其長者復作思惟：「欲令我子乘騎何乘？若與象馬，乘騎費糧。當與乘驢，而為輕省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辦驢乘發遣，道路所須，具皆悉備。其長者子往詣母所，白言：「阿母！我今入海採寶。」時母聞已，迷悶悲啼，勸不令去，告曰：「何時更得見汝？」子生瞋故答曰：「於惡趣中相見。」母報子言：「汝所出語，極為麁穢不善，宜應悔過令罪減少。」即於母前，而便悔過。既悔過已，乘騎進發。時諸婆羅門等，為作吉祥呪願已，即以運載貨物，應所須者，皆悉持去。漸漸遊行，經無量聚落城邑，方至大海。即共五百商人，持五百金錢，用雇船舶及五船師：一人執柁、一人知進、一人知退、一人修補船、一人別水。既裝束已，再三祈願。于時商主長者子，擊鼓宣令，論說海中善不善事。舶發去已，便至寶所多取寶物，安穩而迴，還到海岸。

爾時商主長者子，別於一方，於沙灘上居止，共二家生計算來去用度之物。其長者子告自奴曰：「馱索迦！汝往看諸商人，今作何事？」奴往急看，乃見商人並皆眠臥，奴便睡眠。其長者子，後命令擁護往看商人，今作何事？時波洛迦見諸商人皆悉被辦，馱乘欲

發。其馱索迦謂言：「波洛迦報。」波洛迦復謂：「馱索迦報彼商主。」是時二奴隨商人去。至天明已，二奴既不見長者子東西馳走，問諸商人曰：「長者子今何所在？」或有答言：「在前。」或言：「在後。」皆覓不見。諸商人等各相告言：「我等棄捨商主，甚為非理，急須往覓。」時諸商人，或有言：「此路極險，若覓商主，我等皆死；然而商主覓不可得。我等共為方便，若至家時父問商主，在前行者云：『商主在後。』若問在後，云：『商主在前。』然不得云：『失却商主。』」作是語已，漸至本村。其婆羅仙長者，聞諸商人來至，歡喜前行，問諸人曰：「我子何在？」其前行者答曰：「在後。」其在後人，告言：「向前。」其婆羅仙便作是念：「此等諸人誑惑於我，我子應死為復失耶？」爾時長者無希望心，生大苦惱，親屬聚集，俱時啼泣。眾人皆往長者家，舉聲大哭。為哭多故，其長者及婦，二俱眼盲，四遠諸人皆知長者子於大海中失沒。其婆羅仙長者久持孝服，子在之日，所有鞋履衣服文書受用之具，皆悉施與村中祆祠，即發誓言：「若我子命存，所在之處，安穩速達。若身已死，願生勝處。」

其長者子睡，時被日照身，覺已為風吹沙乃不見路，不知商人從何處去，即乘驢而行。驢省非是舊路，徐徐而行。其長者子為驢行緩，以杖打之，驢被打困更不能行。長者子復作思惟：「誰忍見此困苦之事，無慈愍心更打此驢？」即自步行，驅驢而去。見一鐵城，其城廣大，牆壁極高，其中寬大。至城門所，見一丈夫，其身長大，黑色赤精，遍身有毛，其腹麁大，甚可怖畏，執杖而住。時長者子問其人曰：「丈夫！此中有水不？」彼默不言。長者子問已，即入城中。為渴所逼，迷悶東西，求覓水故，竟無可得，不稱所求，遂即大聲云：「水！水！」時有五百餓鬼，一時而來，如燒木柱，自髮覆體，咽如針孔，腹如大山，節節火出，赫然俱熾，告商主曰：「汝大慈悲，與我水飲，我等渴逼。」長者子曰：「我為渴逼求水，故入此城中。」餓鬼報言：「此是餓鬼之城，何處得水？十二年中，我等不聞水名。」長者子問曰：「造何罪業，生在此中？」餓鬼答曰：「贍部洲人，多生難信，我今若說，汝亦不信。」長者子告曰：「我今對驗，面前而見，云何不信？」是時餓鬼而說頌言：

「我曾罵詈常瞋恚，　慳恪惜財不與人；
亦不曾行於布施，　緣此業故生餓鬼。」

時長者子，生厭離煩惱之心，即急出城，告彼丈夫曰：「汝當報我，此是餓鬼城耶？我當不入。」丈夫答曰：「商主！汝可見聞入

餓鬼城，更有得出者不？為汝有大福威德，今得重出。好去！好去！」時長者子漸漸前行，日欲暮時，乃見化天宮處。有一天子，復有四天女，共為歡樂遊戲天宮。其天遙見長者子，告曰：「商主無病。汝有飢渴不？」答言：「甚飢渴耳！」于時天子即令商主洗浴，供妙飲食，其夜止宿。至天曉已，於日出時，其宮變化，前四天女變為黧狗，捉此天子，覆面撲著於熱鐵床上，猛焰星流，食其背肉。復至暮間日欲沒時，還復變為天宮，狗乃變為天女。然長者子眼親見已，情切怪異，即告彼天子曰：「汝作何業今生此處？」時天子答曰：「商主！南贍部洲人多難信。」長者子曰：「我今目驗，云何不信？」爾時天子說往昔業緣，以頌答曰：

「昔時白日損他命，　夜則持戒勤修行；
以此因緣生此中，　今受如是善惡業。」

時長者子聞此頌已白言：「頌有何義？」天子答曰：「商主！我往昔時在婆索村中，身為屠兒，常以殺羊賣肉自養育身。時有聖者苾芻，名迦多演那，勸我改悔，勿造斯業，無有盡期。既勸不得，是時聖者又復勸我，令夜持戒。我即依教。以此業故，今者白日受苦；為夜持戒，夜受如是快樂果報。商主！若至彼村見我男女，為我告言：『我見汝父極受苦報，汝今改悔休作此業。』」時長者子告曰：「汝今自說南贍部人難化難信。」天子報曰：「為將一信，報我子言：『其殺羊處地下有一瓶金，爾可穿取隨意受用，自然快樂。亦應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，是人天福田。所供養者，布施之時，稱讚我名願罪消滅。』」是時商主聞此語已，漸進前行，復見天宮。有一天子，共諸天女歡喜遊戲，遙見長者子告言：「商主！願爾無病，不有飢渴耶？」長者子曰：「我有飢渴。」天子即令洗浴，設諸飲食，止息安臥。至日暮時，天宮復變，天女為大蛇，繞天子身，周匝食腦。至日出時，還復天宮，作天子形及以天女。其商主怪異，問彼天子曰：「曾造何業生於此中？」天子報曰：「南贍部洲人，難化難信，我不能說。」時長者子答曰：「我目親見，云何無信？」爾時天子說伽他曰：

「夜共他婦宿，　晝日護尸羅；
緣此業果故，　受斯善惡報。」

時長者子問曰：「此說何義？」天子答曰：「我曾往昔在婆索婆村中，常行婬欲，婬他女婦。後逢聖者迦多演那，勸我悔造非法惡業。我由不斷斯事，聖者復言：『汝不常斷者，白日持戒、夜還行

非。』緣此事故白日受天快樂，夜受苦報。善哉長者子！去至彼村，我有一子，幸為報之。我見汝父作如是言：『我由前生曾作此業，婬他女婦受地獄苦。』」時長者子言：「南贍部洲人難化難信，云何肯受？」天子報曰：「若不信時，告言：『我生存日，祭火爐地下有二瓶金，當可穿取，自受快樂。又復時時供養人天所奉大迦多演那，發弘誓願，稱我名號，願罪消除，得生善趣。』」時長者子領受此語，次復前行，去此未遠，乃更遙見園苑。其中有師子座，座上有一婦女而坐，顏容妙好，人所喜見。座四脚下各有一餓鬼，縛著座脚而住。時此婦人遙見長者子來，告言：「商主！無病少惱。有飢渴耶？」答曰：「我甚飢渴！」時彼婦人告長者子曰：「與汝諸漿。汝可作盟：今所與漿，勿得與此四箇飢鬼。」長者子答曰：「敬諾所言。」既蒙設漿及妙飲食，時彼婦人欲現餓鬼業報之事故，便入一房，隱身藏住。諸餓鬼等即白長者子曰：「汝大慈悲，願賜少許飲食。」其長者子心生憐愍，即擲食與。第一得食，變為炎熱鐵團；第二得食，變為麥糠；第三得食，變為膿血不淨；第四得食，乃還食噉自身肉血。爾時餓鬼吞熱鐵丸者，燒身臭穢，婦人聞氣，即出高聲告長者子曰：「汝所作者甚為非理，不應與彼飲食。」其長者子答曰：「妹子！彼見求我，心生慈悲，云何不與？」時婦人言：「我心慈悲，更大於汝。然此餓鬼：一者是我夫婿，二者是我之子，三者是我新婦，四者是我家奴。」是時長者子問曰：「曾造何罪，生在此中？」婦人告曰：「南贍部洲人難化難信，說有何益？」長者子曰：「我今現見，云何不信？」時婦人言：「我於往昔，於婆索婆村，曾為梵志女，因歲星節日家中設食，乃有聖者人天所奉迦多演那，來乞飯食。我生歡喜，施滿鉢盂食。我復生念：『今可告夫，冀生隨喜施食之因。』其夫瞋恚婦曰：『尚未供養諸婆羅門，因何先施禿頭之人。云何不與熱鐵丸？』既不遂情。次當勸子，子復報云：『何不食其麥糠？』後時我遣一奴送食與諸親眷，奴得食已，在路自飡上妙好者。迴至勘問，其奴便諱：『我若在路食之，願我當食自身膿血。』後時諸親又送食來，新婦盜食。我又問之，答言：『不食！若食，願我自食身肉。』」白言：「商主！其夫婿、兒子、新婦，及奴者，此餓鬼等是，並由自作，今受餓鬼。由我布施聖者迦多演那一飡之食，作如是言：『汝若受報，我當眼見。』我先布施天人所供迦多演那，應生帝釋天宮；由發惡願故，今墮餓鬼道中。商主！仁若往訪婆索婆村，我有一女，在彼村中為婬女，幸可為報云：『汝父母兄娣及奴，墮在餓鬼趣中受苦，由先作惡今受此苦，汝今應可悔過，莫作斯惡，當受苦報。』」長者子曰：「南贍部洲人多難信，不受我語。」白言：「商主！彼若不信者，便當告：『我先臥床下，有四

瓶金并一金杖及金澡罐，汝當出取金瓶任意受用。復須時時供養天人所識迦多演那美妙飲食，并稱我名令我得福罪當輕薄。』」時長者子既聞語已，即便辭別，入房眠睡。爾時諸鬼互相告曰：「汝等應知，此長者子正睡，可持送往婆索婆村，置靈床上。」時諸鬼等，依言將往。

是時商主至明清旦日欲出時，即便睡覺，乃見諸床及以小床、靴履之物，一切資具之上皆有其名字。次第讀看有如是語：「我今所施此物，願子早來。如若死者，隨所生處願此諸物，並皆隨從。」見斯事已，即思惟言：「我之父母，既知我死，何須更住？宜可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，而為出家，修其梵行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往詣迦多演那所。時具壽迦多演那，遙見長者子來，見已即告語言：「善來商主！汝今見此生死過患耶？」白言：「聖者！我今已見。」又即白言：「願與出家供侍聖者，斷婬怒癡修於梵行。」時具壽迦多演那言：「汝可先傳彼語，然後可來出家。」白言：「可爾！」既聞聖者告已，即往彼村殺羊之處，到其人所，告曰：「汝今知不？於惡趣中，曾見汝父，遣傳此語：『汝可迴斯殺羊惡業非法之事。』」彼乃答言：「我父死來經十二年，豈有傳信別生中事，汝從他聞為自見耶？」答曰：「我從惡趣中來。若不信者，汝父報言：『汝屠羊處地下有一金瓶，穿取其金將為受用，并復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食，稱讚我名願罪業消滅。』」然此屠兒即穿地下，遂得金瓶，乃知證驗。

時長者子又即往訪婬逸之子，到已告曰：「我見汝父，令報汝斯事：『我所造業果報成熟，現受眾苦。』」斯人答曰：「我父死來，經今十二年。豈從他生中來？為復聞他說耶？為自見耶？」長者子曰：「我從餓鬼中來，具見斯事。若不信者，汝父信曰：『向汝事火爐下有二金瓶，汝應穿取受用，及將一分時時供養聖者迦多演那一團之食，稱讚我名願我罪業除滅。』」子即穿地乃見金瓶，始知現驗。

時長者子又往彼婬女之處告言：「汝復當知，我於惡趣，見汝父母兄嫂及奴，令報汝知，急悔已過惡業之事。」答商主曰：「彼並死來，經今十二年，誰復見聞？爾從何處來耶？」答曰：「我從地獄中來。若不信者，汝父母言：『我眠臥處床四足下，各有一金瓶，其中并有金杖澡瓶。汝可穿取歡樂受用，及以時時供養聖者人天所奉迦多演那，當稱讚我名願我罪滅。』」當即穿地，一如來信。時長者子笑曰：「人皆信金，不信我語。」因笑露齒，女見金齒，乃知斯人是彼長者之子，問曰：「聖者！仁豈不是婆羅仙子耶？」報曰：「眾人皆道我是。」其女即走往至其家，切報父母。父母聞已，當由未信。其長者子自往家中，作謦咳聲。父母猜覺，乃知是

子，即抱子頭，號聲大哭。父母先盲，因哭眼膜除，得見子面。時長者子白父母：「我欲出家，願見賜許。」父母告曰：「比者為汝眼目雙盲，我等命存已來，不得出家，二俱死後隨汝所欲。」
時長者子雖復在家，而常學讀誦，遂證預流果。復為父母說四真諦法，父母聞已以慧金剛杵，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。於後父母二俱身亡。于時長者子悲愁離別戀父母故，廣行布施修諸福業已，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，頭面頂禮白言：「聖者！願於善說法律中而為出家，修行梵行并受近圓。」爾時聖者既觀察已，即與億耳出家，而為求寂證一來果。時彼住處，是其邊地，少有苾芻，難得受具且為求寂。所有求寂行法悉已教之，證不還果。
諸佛常法歲二大會，一切苾芻悉皆來集。言二時者，所為春末及以夏後。凡有大小聲聞等眾，普皆雲集。具壽聖者迦多演那弟子，及諸苾芻等，在於餘處三月安居。安居既竟洗浣衣訖，著衣持鉢漸漸遊行，往婆索婆村，方滿十眾。時聖者迦多演那，即與億耳近圓。既近圓已，所有律行悉皆教學，斷諸煩惱證無學果。既獲果已，堪受人天上妙供養，如上廣說。時諸苾芻等，往聖者迦多演那所白言：「大德！比住此間，供養聖者，所有事法悉皆作了，今欲禮覲大師世尊。」聖者報言：「善哉隨去！」既蒙許已，嚴持衣鉢，往室羅筏城。于時聖者億耳從坐而起，整衣服合掌恭敬，白迦多演那言：「鄔波馱耶！我有諮白，願見聽許。我今但見鄔波馱耶，未見世尊。雖見法身，未見色身。若親教聽我見如來色身相好者，今亦欲去。」是時聖者迦多演那告億耳曰：「諸佛如來，難可得見。時久乃逢，如鄔曇花。汝今欲去，宜可知時。」迦多演那告言：「汝至世尊所，代我頭面禮足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安樂住不？』并持五事往白世尊：『婆索婆村，地是邊國，有欲近圓，十眾難得。又彼國人常以水澡洗為淨。其地堅鞕，牛若行時有脚迹，不同諸國地土柔軟。又東國人用如是臥具，所謂羖羊皮、鹿皮、牛皮等。若有苾芻，與餘苾芻送衣，聞有衣來，而未入手，恐犯過十日捨罪。不知云何。將此請緣具白世尊。世尊有教，我敬奉行。』」是時億耳一心專念，既辭師已，其夜在彼村宿，至明清旦，著衣持鉢漸漸遊行。乞食已訖，至於食後，別其主人，還臥具竟，執持衣鉢，往室羅筏城，隨路而去。經諸村落，方達彼城至逝多林，安置衣鉢洗手足訖，即往頂禮世尊。
爾時世尊為諸四眾及諸天、龍、鬼神、國王、大臣、沙門、婆羅門等說法。佛既遙見億耳從遠方來，而告阿難陀曰：「可於房內與敷億耳床褥臥具。」阿難奉教，即往敷床臥具。既敷設已白世尊曰：「願聖知時。」佛既洗足入於房內，右脇而臥，兩足相疊，作光明相，正念當起如是作意。爾時億耳，於寺門外，洗足已入房安置，

同前右脇而臥，作光明相，念當早起。如是作意，而於夜中，竟無言語，默然而住。夜欲已過，億耳即便結跏趺坐，直身定意，正念現前。佛告億耳苾芻：「汝可誦我所說經律，如我成道所說之者。」即教誦經，億耳既誦經已，佛即讚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所誦經極為清淨微妙。」時億耳即作是念：「鄔波馱耶令我請者，今正是時。如鄔波馱耶所問之事，今應請之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白言：「大德！我住處阿濕婆蘭德伽國婆索婆村，其地邊方，彼有聖者迦多演那，是親教師，稽首頂禮佛足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安樂住不？并以五事請問世尊：彼國是邊地，十眾近圓極為難得。又彼國人，常以洗浴，以為清淨。彼國地土，極惡堅硬，牛蹋足迹，日曬乾已，人行不得，不同餘國。彼國常用如是臥具：毛蓐、羊皮、鹿皮、牛皮、羖羊皮，以為臥具。若苾芻與餘苾芻送衣，聞有衣來，而未入手，過十日，恐成犯捨。不知云何。』」佛告億耳苾芻：「汝所問者，今非是時，我今不說，且置是事。當於眾中問，我於大眾之中為汝決疑。」既至平旦，佛即起來，眾中就座而坐。佛既坐已，時億耳苾芻即從座起，整理衣服合掌頂禮世尊，白言：「東方邊國婆索婆聚落，聖者迦多演那在彼而住，是我鄔波馱耶，頭面禮佛足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、起居輕利、安樂住不？彼國邊方，欲受近圓，十眾難得。彼國人民，常以水洗浴，便為清淨。國內地土極為堅硬，牛行蹋地足迹，日曬乾已，人行不得，不同餘國。國法復用如是臥具，所謂羊毛、羊皮、鹿、牛、羖羊等皮，以為臥具。有苾芻遣信與苾芻衣，聞有衣來，其衣未至，便過十日，恐犯捨墮。不知云何。』」爾時世尊以此因緣，告諸苾芻曰：「從今已後，聽諸苾芻，於邊方國，持律苾芻五人，得為近圓。邊方地土惡處，開著一重革屣，不得二重、三重，底若穿破應補。若苾芻遣信送衣與餘苾芻，彼未得衣，無犯捨罪。」

時具壽鄔波離在於眾中，從座而起整理衣服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大德！向開邊方持律五人近圓，不知從何處以來是邊方處？」佛言：「從此東方，有奔荼林，彼有水，名曰奔荼，從此已去名為邊國。南方有國，名攝伐羅佛底，有水亦名攝伐羅佛底，從此已外亦名邊方。西方有國，名窣吐奴，鄔波窣吐奴婆羅門村此外名邊方。北方有山，名嗢尸羅，此山之外，名曰邊方。」

諸苾芻等生疑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億耳苾芻曾作何業，生大富貴家，財寶無量；於母胎中，耳上自然有此妙寶耳璫，價直無量；復得出家近圓，不見世尊得無學果，斷除煩惱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此億耳苾芻，先所作業，自作自受。因緣會遇，如暴水流，決定須

受。今始會遇，合受斯報，亦非地水火風能令有壞果報，身必自受。如有頌云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　所作業不亡，
因緣會遇時，　果報還自受。』」

告諸苾芻曰：「乃往過去，於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佛出世，號迦攝波如來，十號具足，住波羅疤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其國有王，名訖里伽，而為王化，人民熾盛，飲食豐足，無諸衰患，悉皆安樂。無賊無畏，一切具足，無所乏少，以法治世。彼王有子，名曰善生，立為太子。時迦攝波如來化緣既畢，如薪盡火滅而入涅槃。時訖里伽王即取香木以用荼毘，又用牛乳滅火，收拾設利羅，用四種寶造瓶，於四衢中起七寶塔，安置設利羅，高一俱盧舍。其國東境所有貢物，盡施於塔。後時其王命終，便立太子為王，即與諸大臣等共撿庫藏其物多少。并見國之東境所出貢物，悉施於塔。諸臣白王：『先有王所施塔之物，應還取不？』新王答曰：『我父先王所作之事，如釋梵天王，我今豈敢還取斯物。』然諸臣等皆不信樂佛法，共作是念：『我今當設方便，施塔之物悉還收取。』即閉城東門，所有財物皆悉不入，其塔彩色脫落，並皆破壞。
「北方有一商主，將諸商人來至此國，於塔傍住。爾時商主塔所禮敬，見塔破壞，復見一女人，無有男女灑掃供養。然彼女人，既見迦攝波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於彼佛所發心受學。商主問女曰：『此是誰塔？』女便廣說因緣：『此是迦攝波佛塔。』商主聞已，心生歡喜，即脫耳璫奉彼女人，令賣取直用修營塔：『我若迴還，當更布施。』女人得已，即便莊嚴。商主迴還，到彼塔邊瞻仰無盡，即便發心，更造寶蓋幢幡以用供養，如是發願：『我今供養此迦攝波如來塔所有善根，願我當來生處，常得富貴尊高。於當佛所，願得出家，斷除煩惱，證無學果。』」
佛告諸苾芻：「其商主者，豈異人乎？即此億耳苾芻是。由供養迦攝波佛塔故，生生常得富貴家生，於母胎中，便有寶耳璫珠自然在耳。復願當來出家，斷除煩惱，得阿羅漢果。復於母所，出惡言故，由斯業力，見諸地獄。」
佛告諸苾芻：「若作白業得白果報，若作黑業得黑報，雜業雜報。汝等苾芻！當離雜、黑業，當修白業。」告諸苾芻：「此是我教。」諸苾芻等聞佛說已，歡喜奉行。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上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下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　制譯

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具壽鄔波難陀初始出家，分得一床，甚是破壞。若動身時，床便作聲，在床上臥，不敢轉側，恐畏作聲。鄔波難陀即作是念：「我若不乞更作好床者，我則不名鄔波難陀。」至明清旦，即往勝光王所。王言：「善來聖者鄔波難陀！得安穩眠不？」即告王曰：「我雖眠臥，心常恐怖。大王自知，我未出家，臥八重敷具。今雖出家，為是小夏，分得一破床，觸著作聲，不敢轉側，恐畏破壞，甚大辛苦。云何得安穩眠？」王告鄔波難陀曰：「汝可合臥如是八重敷具耶？」便答王曰：「得。雅合其理，何處佛制不許臥八重敷具？」王曰：「若依法者，我今施之，任意將去。」復向王言：「我不是國王，云何我得將王家物去？王應遣人送將向寺，我當受之。」王與八人，四人舁臥具，四人舁床。鄔波難陀得已歡笑，隨逐而行。路上有諸俗人婆羅門等，見此床褥，問言：「此是誰物？」答曰：「王與。」又曰：「將此床去，王於何宿？」鄔波難陀報曰：「於自家宿，此床褥等是我之許。」諸俗聞已，即便譏訶：「此禿頭沙門，乃畜如是行欲臥具。」鄔波難陀即至寺中，掃灑田地，塗瞿摩已，其床褥等敷在門邊。佛來至門所，鄔波難陀見佛來至，歡喜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看我臥床！看我臥床！」佛既見已，便即默然，集諸苾芻僧伽，就座而坐，告諸苾芻：「若向大床坐臥者，一切過失，因此而興。自今已後，若苾芻坐臥高大床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有一長者，請佛及苾芻僧伽，於舍供養，敷設高座。時阿難陀先到彼家，見其高座，語長者言：「此之高座，不是應法，當即除去。」彼正欲除，佛便來至其舍，知而故問：「汝欲作為？」阿難陀白言：「除去非法床座。」佛告阿難陀曰：「我非一切處制不許用高床，若白衣舍開聽。若在毘訶羅內坐臥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于時南方有一苾芻，身但三衣，來至室羅筏城，頂禮世尊。有一皮敷具，用以儭身。鄔波難陀見已，即便隨後慰問讚歎，待彼苾芻暫停息已，便從彼乞：「汝乞食苾芻，此皮能惠施不？我欲諸寺遊行，每將隨身，經過塔所，巡禮聖迹。」彼即報言：「鄔波難陀！我今與汝，汝能去不？」鄔波難陀報曰：「然我有力，能辦此皮，不足為難。」告鄔波難陀曰：「若如是者，我今不與汝皮。」彼聞是語心生瞋，默爾而住，便作是念：「勝光大王看牛之人名曰婆吒，彼即是我先來知識，彼中有皮，我求乞，定得無疑。」作是念已往詣其所。正屬春初，牛生斑犢甚為可愛，鄔波難陀即以手摩犢

身便生愛樂。婆吒見已，語鄔波難陀曰：「聖者！須牛乳耶？」答言：「不須，見此犢皮，我甚愛樂。若得此皮為敷具者，足以支身，安穩行道。」婆吒報言：「聖者！且歸。已知我意。」去未久間，婆吒即令人殺犢剝皮，送與鄔波難陀。彼人依語，對牛母前，殺犢剝皮，將皮送與鄔波難陀。然而犢母見將皮去，愛念子故，作聲大喚隨逐而去。其送皮人將皮往詣逝多林，到已入寺，牛母在於門外。世尊見此牛已，知而故問阿難陀曰：「此牛何故久立門外作聲？」時阿難陀白言：「大德！由鄔波難陀殺犢取皮，用為敷具。其犢乃是此牛生，犢子母由愛念子故，隨逐兒皮，在於門外。」爾時世尊便作是念：「過患已起，由彼皮故。」即往苾芻僧伽眾中，就座而坐，告諸苾芻曰：「鄔波難陀愚癡無智，為用皮故，作非沙門法。是故諸苾芻，從今已後，更不得用皮。若用皮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如世尊說：「苾芻不應用皮。」有異長者，請佛及苾芻僧伽就家設供，還復用皮而為座物。乃至佛告阿難陀：「不應一切處制皮，是故我開俗家應坐，不應用臥。若在毘訶羅，並不應坐臥。若受用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緣在王舍城，爾時具壽畢隣陀婆蹉，從出家已來，身常有病。眷屬來者，皆為說法而去。既至家中，復為妻說：「今聖者畢隣陀婆蹉為我說法，甜美猶如淳蜜，無可棄者。」其妻答曰：「汝果報成熟，遇佛出世，得聞妙法。」夫曰：「汝何故不聽？」答曰：「為有羞故，不能往彼聽法。若得聖者來此為說，甚善。」時夫即往畢隣陀婆蹉所，白言：「聖者！我蒙說法，利益無量。妻是婦人，有懷羞故，不能來此聽法，甚樂聞法。若聖者降德，慈悲為說，婦人方得聞法。」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告曰：「我出家已來，身常有病，不能往至。」彼人白言：「聖者！我等作侍者舁去。」答曰：「世尊未許。」以緣白苾芻，苾芻白佛。佛作是念：「我為諸苾芻老病故，聽乘輿。」即集苾芻僧伽，眾中就座而坐，告諸苾芻曰：「從今已往，有利益故當乘輿。」是時六眾苾芻亦在眾中，如世尊說：「聽具壽畢隣陀婆蹉乘輿。」及諸侍者圍繞，往梵志長者家。六眾聞已，即作種種妙好彩畫寶輿乘之，街衢而行，往詣俗家，并及出入，輕欺諸人，喻如草木，不顧前後。婆羅門長者而問曰：「聖者！何故乘騎？」答曰：「世尊許乘。」時諸人等咸悉譏嫌而作是說：「汝等沙門，為慾所逼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，已有此過，不應乘騎。有二種緣聽許。云何為二？一者瘦弱、二者老病。有此緣者，我當聽許。若無緣乘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時有苾芻，遊行人間，在路逢水，不能自持衣鉢浮渡。時諸苾芻具緣白佛，世尊告曰：「汝等苾芻，應習學浮。」時諸苾芻，聞佛世尊聽學浮渡水。于時六眾苾芻，於市多河，浮渡來去。後有居士女，至於河邊，無舡可渡，久住煩悶。時六眾苾芻告彼女曰：「我當渡汝。」然諸女等，見是出家之人，便即信委，共渡河水，遂於水中，摩觸女身所有支節，渡到彼岸，復告女曰：「迴來，我還渡汝。」時彼女人告言：「汝之禿人，甚懷姦惡之性。我之夫主，由故不觸我身支節，況汝。」即便譏嫌罵辱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作是念：「若諸患起，皆由摩觸女身。我今制諸苾芻，勿得觸女人身。」作是念已，集諸苾芻，告言：「六眾苾芻癡人！多種有漏處，作非沙門法，不隨順事，非理不淨觸女人身分。汝等從今已後，不得觸女人身分。若觸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世尊已制苾芻不應觸女人者，時有城主，常愛勝地園苑池沼，將妻子眷屬，衣服嚴飾，往詣園苑。眾中有一女人，持瓶詣河取水。復有苾芻，河邊濾水觀虫。女人羞恥，見苾芻取水路邊，即便遠去，於嶮窄處而取其水。瓶水既滿，方欲舉之，其女脚跌墮水，被水所漂。時此苾芻便作是念：「世尊制學，不得觸著女人身分。若觸著者，得越法罪。」時彼苾芻棄而不救，家人怪遲，尋後相覓，問苾芻曰：「見一女人持瓶取水不？」答曰：「我見墮河被水漂去。」白言：「聖者！為愍有情，每於水中觀小虫，今見女人被溺，豈合棄捨而不救之。」苾芻告曰：「世尊不許觸女人身。」聞是語已，便即譏嫌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死難，須可救之。若能自濟，云放即放。」時諸苾芻執捉之時，乃生染心，佛言：「汝執於女，當觀如母、如女、姊妹等想，救渡令出。」有救得者，被溺既困，不能省悟，佛言：「於沙堆上，覆面而臥。」時苾芻等但覆面臥著棄去，遂被烏鷲野干噉嚼，佛言：「不應棄著而去，當須守護。」苾芻守護，近在身傍便生染心，佛言：「不應近住，隨時念護。」苾芻為守護故，過時不食，佛言：「苾芻食時欲至，見牧牛羊人，告令守護。食已，復須頻看，知其死活。」

時六眾苾芻，於阿市多河邊洗浴，有異長者家牛，常法渡河。是時六眾各捉乳牛尾，渡河來去，因茲牛遂乳絕。長者訶責牧牛之人，其人以事具述，長者譏訶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以此緣集諸苾芻，告言：「汝等不應執捉牛尾渡河。若犯者，得越法罪。」世尊既制：「不應執牛尾渡水。」

時有眾多苾芻，當欲渡水，河無舡筏，不能得渡。以是因緣，往白世尊，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，有五種可執而渡，所謂象、馬、犢牛、猫牛，及以浮囊。」是時六眾苾芻，即作種種嚴飾，畫丈夫婦人形浮囊而渡。梵志居士皆相謂言：「是何道理？」答曰：「世

尊許我。」時婆羅門居士等皆作譏嫌：「此禿沙門，染欲所逼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汝諸苾芻！不應以種種彩畫丈夫女人形渡河。當置二種浮囊：一為褐色，二為小者。」世尊正說法之時，有苾芻來，路見黑蛇，云：「見長者。」佛言：「苾芻應著木履。」

緣在室羅筏城，時給孤長者造勝新堂，以種種彩畫嚴飾，為請苾芻，於此說法并讀誦經，食後宴息，修造衣服，亦安置種種師子之座。其說法處，時有苾芻著木履來，於其地上蹋地令損。給孤獨長者清旦往禮世尊，乃見其地木履蹋作坑坎，問言：「聖者！王及四兵來此宿耶？」答言：「不爾。然由苾芻著其木履，遂蹋地損。」長者譏嫌，佛言：「汝等著於木履而損寺地。從今已去不應畜木履。若畜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苾芻三月居家安居，皮履爛壞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在俗家，著木履無犯。」時有信心長者婆羅門，布施木履與諸苾芻，皆不肯受，咸云：「佛未出時，外道為福田。佛已出現。仁等是為福田，愍我故受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，受已置廁邊用。」

攝頌曰：

竹葉蒲繩履，　俱胝為護開；
曾著奪皮嚴，　安帶重并儭。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不得用木履，當取竹葉作履。」諸苾芻著竹葉履，乃生過患，佛告諸苾芻：「從今已後，不得畜竹葉履，當著蒲履。」還生過患，佛告諸苾芻：「不得畜蒲履。汝等苾芻，當著繩履。」還生過患，佛告諸苾芻：「不得畜繩履。」時諸苾芻乃患風腫，兩髀有病，苦痛所逼，當以水淋，皮履總爛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！若患兩腿風腫者，當可著繩履，勿生疑也。」

爾時俱胝耳童子，身體柔濡，昔時業報成熟故，乃於足下有金毛，長四指。于時六眾苾芻見已，共相謂曰：「此之童子，猶如生酥滿瓶，今於佛教中出家，能作何物？」童子聞已，心生不喜，即往阿難陀所，禮足已白言：「尊者！云何一向勤求行三摩地？」答言：「具壽！如佛所言：『經行最勝。』」即往深摩舍那，料理經行之地，於中經行。經行多故，足下四指金毛，並已脫落，雙足研破，血流於地，狀若屠羊，從此向彼，烏尋後食。諸佛常法，未入涅槃，時時往詣河邊遊行，如見所說。是故世尊遊行此處，乃至億耳住處。世尊見億耳經行之處皆有血流，知而故問阿難陀曰：「是何苾芻，一向勤求勝三摩地？」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：「此是億耳經行之處。」佛言：「阿難陀！我今許億耳著一重底革屣，不得著兩

重、三重，若底破當補。」爾時具壽阿難陀即詣億耳處，告言：「具壽！佛許著一重革屣，不得著兩重三重，底若穿破當須補著，為著安穩，修行福德。」白言：「聖者！世尊總許諸苾芻著，為復獨令我著耶？」時阿難陀告曰：「世尊！見汝經行時，脚下流血，獨令汝著。」億耳白言：「具壽！誰敢違佛所教？然且獨令我著，自餘梵行見者說言：『我棄捨家主及諸眷屬、多財珍寶宮殿，一切悉捨而為出家，獨許著革屣。』若世尊許諸苾芻僧伽總著者，我亦依教著；如其不然，獨不敢著。」阿難往詣佛所，具以事白，佛告阿難陀：「從今已去，許諸苾芻僧伽，總著一重革屣，不得著兩重三重，若破者當補著。」時具壽阿難陀，集諸苾芻僧伽，白言：「佛許諸苾芻著一重皮屣，不得著兩重三重，若破當補著。」其中有一摩訶羅出家人，著屣向經行處，世尊告曰：「離我面前。」說是語已，即集諸苾芻僧伽，告曰：「我若在俗間，得著革屣見我。若獨在餘處，苾芻聲聞眾中，不得著革屣而來見我。」

如佛所說，別有苾芻欲洗足時，其水瓶破，遂於淨盆中洗足已，復以口滿含水，猶如蠍行。時六眾苾芻見，作如是言：「不聞音聲，而作舞耶？」六眾苾芻便即口和音聲。有餘苾芻作是言：「汝等何故作掉戲耶？」六眾答曰：「汝豈不見此苾芻無別音聲而作舞耶？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。世尊知而故問，乃至佛告摩訶羅苾芻：「汝作何思念而作是事？」苾芻白言：「為欲免污臥具故。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若為護臥具故，作如是者，而無過咎。我今聽諸苾芻，為護臥具故，應著一重革屣，不著兩重三重，若穿穴應補。」

緣在室羅筏城，時有一乞食苾芻。別有長者，於斯苾芻深生敬信。于時苾芻跣足，辰時著衣持鉢，入室羅筏城乞食。既不著革屣，長者見其脚有劈裂，白言：「聖者！可無革屣著耶？」答言：「賢首！我無革屣。」復白言：「聖者！共往皮作家，量脚大小，為作革屣。」然此苾芻，即共往至皮作之家，報曰：「賢首！可量度此出家人脚，裁一量革屣奉上。」其皮作人即量脚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門釋子以言科稅。我若為作，須共遠期，不得即索價直。」爾時諸苾芻，皆作一重皮革屣著。其乞食苾芻，頻往皮作家，索不得，更不能去。於後彼信心長者，見乞食苾芻猶故不著革屣，問言：「何故不著革屣？」答曰：「未得。」是時長者即共苾芻往皮作家，索革屣。彼人答曰：「無一重革屣，有多重者，任意將去。」其乞食苾芻報言：「佛不許著多重皮革屣。」長者白言：「但且將往住處，坼留一重。」彼即受，將至於住處，纔坐欲坼，于時世尊來見，諸佛常法知而故問，乃至告言：「汝作何事？」彼便具答，佛言：「莫作如是。」世尊復作是念：「此信心婆羅門長

者居士等，於我聲聞弟子，多施重皮革屣，我應開著。」作是念已，集諸苾芻僧伽，告言：「今有長者，施苾芻多重革屣，彼苾芻欲坼作一重。我因此事，今許苾芻，若有長者，多重革屣曾已著來，施苾芻者，受取而著。」

時具壽優波離白佛言：「大德！如佛所說：『聽取居士曾著多重革屣。』不知云何名居士曾受用者？」佛言：「若居士曾著經行七步八步者，是名曾受用革屣。」

緣在廣嚴城。爾時於此城中，造種種革屣著，時或作棄棄你你聲，或作是是你你聲。其革屣樣，或作羊角形、或作菩提樹形，以種種綵色莊嚴，價直五金錢。是時六眾苾芻見人著時，便自棄己革屣，即以脚蹋彼人屣已，推倒強奪，作如是言：「所施革屣，願爾當來常著寶屣，天堂快樂。」時婆羅門居士等皆生嫌恥，咸共譏笑，四遠皆聞：「沙門釋子強奪人屣。」時有婆羅門，便以貴價買革屣一量，作如是念：「我之女婿來時當以與著。」未久之間女夫便至，路乏息已，先與洗浴塗香，著諸瓔珞。食已與此革屣，告言：「子！我用大功，作得此屣，汝當守護，勿被沙門釋子奪將。」既至明日，其女婿著此革屣出往街衢，乃見乞食苾芻，於辰朝著衣持鉢次第乞食。彼見苾芻心懷疑慮，入一別家，乞食次入彼家。其人從彼處出，欲向餘家，言：「聖者！因何隨我後來？我終不與革屣。」苾芻答曰：「賢首！我自乞食，不覓汝革屣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爾時世尊作是念：「今起過患，斯由嚴飾革屣。」世尊集諸苾芻告言：「六眾苾芻，見他著好革屣，強從他奪，諸婆羅門居士咸悉譏嫌。是故苾芻，不應著如是綵飾革屣。若著者，得越法罪。」

緣在室羅筏城，聽著皮鞋。時諸苾芻為於皮鞋磨脚瘡。乞食之時，婆羅門居士見，作如是言：「聖者！脚被老烏所傷耶？」報言：「不爾，是皮鞋磨損。」「何不著其長帶？」答言：「世尊未許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告諸苾芻：「聽著皮帶鞋。」

緣在王舍城，爾時諸苾芻登鷲峯山。時有苾芻，於脚大指乃有瘡生，入城乞食。婆羅門居士等，問答如前。佛開許著重鞋。下山之時，又損脚跟，乃至佛開兩邊著替儭。攝頌曰：

　菴鞋及靴鞋，　富羅寒雪開；
　獵師施熊皮，　綴屣畜錐刀。

緣在室羅筏城。時屬霖雨，諸苾芻等著青草鞋，便往乞食，苾芻脚上悉生痈子如芥子顆。時婆羅門居士等皆問：「聖者！何故脚上如是瘡耶？」答曰：「由其草鞋，遂令如此。」時婆羅門等白言：「聖者！何為不著[糸*邕]頭鞋耶？」答曰：「佛未許著。」世尊集苾芻，告言：「從今已後，聽諸苾芻著[糸*邕]頭鞋。」時室羅

筏城，於街衢生草長盛，苾芻行時，脚踝被瘡。婆羅門居士等，乃至佛言：「聽著靴鞋。」
惡生太子以迷癡故，殺劫比羅城諸釋種。時城中或有走向西者，或有投泥婆羅。入泥婆羅者，皆是具壽阿難陀眷屬。後室羅筏城商人，持諸貨物向泥婆羅，釋種見商人已，問曰：「我今遭斯困苦逼，阿難陀聖者豈不來此看我等耶？」時諸商人一心憶念，交易既了，還至室羅筏城，具報阿難陀聖者，眷屬在泥婆羅，作如是言。聖者阿難陀，於諸商人聞是語已，情懷愴然，即往泥婆羅國。國極寒雪，阿難陀手脚劈裂，迴還室羅筏城。諸苾芻見已，問言：「阿難陀！汝先手脚柔軟，猶如於舌，因何如是劈裂？」答言：「泥婆羅國，地近雪山。由風雪故，令我脚手如是。」又問：「汝之眷屬，於彼云何存活？」報言：「彼著富羅。」又問：「汝何故不著？」報言：「佛未許著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有寒雪處應著富羅。」
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曰：「如佛所說：『有雪寒處，應著富羅。』何者是寒雪國？」佛言：「椀中盛水凍者，是寒雪處。」
復有一獵師，於苾芻處深生淨信。是時獵師獲一熊皮，便將奉施，苾芻不取。佛因到彼，佛即知而故問阿難陀曰：「獵師何故隨逐苾芻而行？」阿難陀復問彼苾芻，知已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希有獵師，發清信心，縱令千種教化，終不肯息殺生之業，是故聽受熊皮。受已，於佛堂門扇下，安坐上，或於脚邊，能令明眼，并療痔疾。」
時有一苾芻，皮屣底穿，將詣皮作家，令其科理，經久不還，遂乃從索。有異苾芻報曰：「汝何不自縫？」答言：「我雖善解，然世尊未許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解者，應於屏處自縫皮鞋。」既蒙開許，即往彼苾芻處，報言：「具壽！世尊已許自縫綴。」報曰：「須得錐刀，及皮條等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諸苾芻蓄其錐刀，皮條及線，並皆無犯。」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